

为了大地的丰收

谢枚琼

沿着韶山灌区渠系,奔波于灌区管理局下辖的五个管理处,去感受和走访灌区基层管理单位,这是我近两个月里最为焦心的事。

管理处是管理局早几年实施改革后才设置的新机构,从最初的管理所演变而来。因此,如果说要追溯灌区的那一部写满艰难的发展史,意味着我必须去逝去的时间里一一探究。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无疑是一件富于意义的事情,却也不乏挑战性。况且,我还面临着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为酷热的天气。

顶着白花花烈日,我追寻着灌区人那洒满汗水的足迹。炙烤的日头下,我眼中的渠系沿线,呈现出来的却是与旱情通报里截然不同的画面。

那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早熟的稻子已经进入收获期,我看着一畦畦茂盛生长的农作物,一垄垄让人赏心悦目的青与黄,以及那一渠清澈如许欢快奔跑的流水,心底油然而生一份敬意——我要向韶山灌区这个伟大的水利工程致敬,要向那些伟大的建设者们致敬!

—

正在局里办理退休手续的唐石清,听说我到了右干渠管理处(原黄龙管理所)采访,立即驱车赶回来。这个刚刚耳顺之年的老灌区人,对他工作生活了整整40年的灌区,有着割舍不开的感情,他先后在吟江、黄龙担任所长多年,这两个所都处在干渠的尾端,用水管理和防汛抗旱的任务相对而言更重。

他带我去寻访黄龙管理所过去的原址,我看到几间简陋的平房,黑瓦红砖,默默地伫立在乡村角落。灌区老局长曾纪鑫曾以十分肯定的口吻告诉我,1966年韶山灌区建成通水后,立马在渠道沿线建立管理所,即是今天管理处的雏形。老唐带我看的那个原址,不是曾老所说的这种土砖平房。我向70年代初即在黄龙工作到退休的杨绍奇老人求证。果然,他肯定地说,一开始的管理所的确是建在黄龙村泉塘地段,就在渠道边上。砖头是职工自己和泥巴做出来的,那年正是春上,雨水多,土砖成型难,费老大劲了。

现在的右干渠管理处,却是上世纪80年代黄龙管理所第三次搬迁新建后的办公场所了。

我每到一处,必探问管理所原址,得到的答复却是一致的,新一代的灌区人对那些最初的管理所已如我这个局外人一般陌生。那天在双江口时,听人说可能还有所的痕迹,其实只不过剩下几块断砖了。

我的韶灌之旅,之所以如此执念于从寻访一处管理所的遗址开始,是因为我想从最初的记忆里面,寻找到一个时代的背景。旅程开始的地方,往往是一个梦的起点。而从韶灌完整的一遭走下来,终究没有亲眼见到第一代所貌的遗址,我再一次叹服于时间老人的神奇力量,但我了无丁点遗憾。当我面对一个个修葺一新的管理处,以及其隶属的站点,走过50余载风雨岁月,它们精神抖擞,以全新的面貌,守护在蜿蜒于湘中腹地的渠流身边。

这是事物发展的铁定规律。李清照道:物是人非事事休。看来只能当是她一个人的慨叹了。灌区管理所随着时代的变迁,一茬茬的物事更迭,其使命却丝毫未曾改变,肩膀上的重任一个接一个,代代相传,初心历久弥坚。

二

老史向我展示一个保管得完好无损的奖励证书。老史大名史磊君,家住雨湖区姜畲镇新华村。证书是他父亲史福明的遗物。鲜红的外壳上印有“湖南省人民政府立功证书”字样,内芯有些发黄。颁发时间为1985年3月20日,史福明时为韶山灌区云湖管理所所长。

老史年近花甲,在灌区做了42年维修员。属于编外人员。那年代因为父亲的所长身份,干部子女不能顶职。史磊君一辈子也只能做个没有编的维修员。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史对于父亲当年的决定显然已经释怀,他微笑着道,那个时候,父亲这辈人的思想境界的确叫人钦佩。老史从16岁起做起了渠道维修员,有人笑他,“铁饭碗”没端上,“泥饭碗”倒是一端就是40多年。这个憨厚朴实的汉子咧嘴笑道:“我还想再多端它几年哩。”

1966年6月中旬,韶山灌区第二期施工的南干渠开工,时任日华公社党委委员、武装部长职务的史福民,接受了修筑渠道的任务后,二话不说,卷起铺盖就上了工地。他领着日华公社民工连,“飞身上峭壁,手劈巨石崖”,成为开凿“银河”的标兵。所在民工连成为工程建设大军中的先进连。干渠建成后,他又自愿放弃原有职位,留在干渠上做一名“守渠人”,成为了石潭管理所的第一任所长,后来辗转到云湖管理所,在所长岗位上退休。

史福明三年前以87岁高龄去世,给后人留下的这个证书,史磊君当成了传家宝一般珍藏。

如今一头银发的老局长曾纪鑫在韶山



韶山灌区工程管理局供图

灌区扎根43年,上世纪90年代曾担任过灌区管理局多年的行政一把手,将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韶山灌区。一提及那段艰苦而光荣的岁月,他思绪万千。“管渠护渠有‘三苦’:环境艰苦、工作辛苦、生活清苦。”曾纪鑫说,正是凭借这股“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韶山灌区才能攻克时艰,事业蒸蒸日上。为什么韶山灌区能成就如此令世人瞩目的水利工程?曾纪鑫老人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冰释了我心中的疑惑。

他说,管理决策者深知管理所在整个灌溉枢纽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确定的原则便是工程高标准、管理高标准、干部高标准,生活低标准。人的因素永远是第一位的。管理所在设置筹建之初,便把干部配备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尤其是将“兵头将尾”的所长配齐配强,更是事关全局的关键一棋。

那么,谁更能胜任这个新机构的组织领导呢?

目光聚焦到了建设韶山灌区工程时,那些思想过硬、表现出色、业绩突出的建设者身上。可以说,他们已经经受过了淬火的考验,对灌区情况熟悉,自然是不二人选。于是一批修渠之前即是地方行政领导的干部,在灌区竣工后,他们一个华丽转身,就地安营扎寨,从“修渠人”成为了第一代“守渠人”。

说起当年那一代风华正茂的灌区人,81岁高龄的曾纪鑫老人深深地陷入了往事的回忆里,他不无伤感地说,毕竟年岁不饶人,在世的数不出几个了,第一代灌区人绝大多数已经走完了他们无悔的人生,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灌区日新月异的发展,不知道会有多么高兴啊。

看着老人清瘦的面容,我仿佛读出了一个老灌区人那历经风雨沧桑,而依然不变的情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诚哉斯言。

三

创业之初的艰难困苦,于今天的你我,只怕难以想象得到。

我从老灌区人的讲述里,从那些发黄的档案里,试图还原出历史的原貌。

先看看作为指挥机关的情况吧。局机关驻地离湘乡县城25里远,附近没有商店。说小一点吧,办公用的钢笔也得自己买,局里只提供墨水、纸张。工程技术人员只有计算尺,算数都只能用算盘。技术人员经常背着算盘满工地跑,也就见怪不怪了。

局机关条件尚且如此,遑论所里。其时的9个管理所中,仅有云湖管理所照明用电,其余8个管理所都用美盏灯,燃料是煤油。每个所配2支公用手电筒,夜间巡查渠道用,上世纪70年代末,才陆续解决照明用电。没有电,渠道上的闸门升降要人工操作。如遇大雨,进口节制闸要关,下游泄洪闸要开,不管风吹雨打,调度人员要迅速赶到现场,爬上闸门启闭台,手动调整闸门开度,由两个人手摇30分钟以上,才能开启到位或节制到位。至20世纪90年代初,干渠沿线各闸门才送上了电,并安装启闭设施,由专人负责管理。

自行车是那时除了一双脚板外唯一的现代化交通工具。1966年,管理局刚成立时,给各个管理所配自行车各1辆,半年后才又分别增配1辆。自行车可是巡视渠道的“宝马”,为此还专门制订了一个管理办法,这可是为一辆单车出台的。

曾任管理局第四任局长的赵武方老人,今年已是91岁高龄了,我不禁惊讶于他对于韶山灌区的那些清晰的记忆。他一字一顿地说,那时候,他经常骑着单车,带着工程技术干部,沿着渠道跑,察看工程运行情况。有时候,到最远的管理所一天走下来,往返就是近200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交通偏僻的4个管理所得到格外的关心,终于盼来了摩托车,一直使用8年后才报废。也算是为灌区“鞠躬尽瘁”了。

长期在那样的环境里工作与生活,第一代灌区人正是靠着坚守信念,才能创造出“人定胜天”的奇迹。

让人欣慰的是,这种精神的坚守正在韶山灌区人代代传承。2001年进入灌区的陈远鹏,在一线坚守了22个年头。他管着银田寺最长的12公里渠道,每周必须巡查三次,逢上抗旱紧急状态,晚上也要全段巡查,一遭走下来,得整整三个多钟头。在双江口的陈仲桂比他还早三年成为“守渠人”,稳如泰山,没有调动过工作单位。出身行伍的陈远鹏和陈仲桂,演绎的却是“铁打的营盘,铁打的兵”。沉默寡言、兢兢业业,也许可以替他们做代言的,除了他们多年来获得的一摞摞荣誉证书,还有一渠朝着田野欢畅地奔跑的流水吧。

在大屯营,我注意到了一个文静的小伙子,他是“90后”曹科珂,4年前入职,学的正是水利工程技术,家在湘市区,离这里有30公里。小伙子以淡定平静的口吻说:“这里有我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这才是最重要的,其他困难都可以克服。”

四

“秋老虎”名副其实,太阳已经落到西山后背,但气温依然居高不下。那一个初秋黄昏,我漫步走上铃子桥处的一截渠道,仿佛走进了一条绿荫蓊郁的风光带,两岸外堤一片苍翠,高大的香樟树、乌桕、千年桐,伫如护堤的卫士,把渠道严严实实地拱卫起来。渠道内水流淙淙,荡漾着清波,一帧帧树的倒影在水中轻轻摇晃。

不远处,有一座拱桥,卧在渠道上,这种方便当地人们出行的桥梁,在灌区目前已达到500余座。这些造型精巧而结实耐用的桥梁,是灌区以服务“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宗旨的一处细节体现。清澄的水流似乎捎来了凉爽的微风,堤岸上开始有人散步。“百里渠道百里林,树绿堤固水长清”,这不是传说,是几代灌区人用心血呵护出来的传奇。

而背后呢?又有着多少汗水的付出,凝结了灌区人怎样的一种家园情怀?

在双江口,我和总干渠管理处主任朱伟聊得兴致颇高,年富力强的他一直在机关工作,早两年才来到基层管理处,作为家族的第三代灌区人,他对灌区的那份情感,是与生俱来的。

总干渠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全灌区的枢纽性作用,好像一个总开关,一拧开,哗哗哗地一路欢歌,但同时不能出丝毫意外,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里,水面最宽,水流最深,流量最大,常年高水位,自然让渠道承受不容忽视的压力。因而,安全问题向来是摆在双江口管理所的头等大事。

朱伟反复提及乌泥塘和团山屋场这两个地名。这是牵动他神经末梢的两个地方,因为地势的特殊性,一到梅雨季节,这两处经常性发生滑坡、穿孔等事故。我清楚地记得,我在管理局机关档案室偶然翻阅到了一份10年前的内部信息,里面就有关于乌泥塘滑坡抢险的记载,那次抢险经过了5个昼夜的奋战,施工人员用锤子用钢钎,硬是把岩石层撬开,起了满手血泡。

南干渠因为地势复杂,工程基础较差,是公认的“难干渠”。让东山所的何萍湘记忆深刻的是,一次例行渠堤巡查时发现横洲战鼓地段有一水孔不断往外冒水,当时恰是“双抢”用水高峰期,出不得半点纰漏。他找来纤维袋装上河砂,两次潜入渠水中试图堵塞漏洞,结果都失败,凭着多年经验,他断定这是渠堤穿孔,赶紧向上级报告险情。经专业技术人员现场勘测,证实了老何的判断。经过大家33个小时的努力,才排除成功,保证了渠水汨汨地流向下游湘潭县境内广阔的田野。

一渠清水流淌着灌区人的汗水,这可是毫不夸张的描述。巡堤护堤,抗旱防汛,抢险救灾,清淤扫障,乃至于雨情水情分析……在旁人眼里看似平凡不过了的日常管理工作,却有着“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跌宕起伏。

五

“官不治水,民不安业,民不治水,民不安宁”,这句话讲明了水能安民的道理,老子说“上善若水”,那么“治水”当为“上善”之举。

历史上的涟水两岸洪旱灾害频发,饿殍遍野,民生凋敝,“田里就怕旱和水,禾黍枯焦水滔滔”。韶山灌区的修建诚然是“上善治水”的典范壮举。干渠迤逦186千米,支渠绵延1186千米,铺织成一张庞大而绵密的供水网络,润泽湘中七个县(市)2500平方千米范围内的百万亩农田,惠及人口145万。

奔腾不竭的滔滔银河水,在湘中大地上谱写了一曲大地的丰收颂歌。

秋天的大门敞开来,一大片稻子齐刷刷地挺立在秋天的门槛上。我将目光投向渠堤外的田野,正是稻熟时节,稻浪在田畴间翻涌,一浪一浪在眼前掠过,接连不断,泛起金色的波光,耀着人的眼。

这条流经大地的水渠,穿梭在山间,在田野,途经之处,它的足迹里诞生了太多关于生命的奇迹。无疑这是一条滋养生命的渠道。丰满的田园可以证明,膘肥体壮的牛羊,一畦青翠的菜圃,哪怕是沟渠边那一束开得正艳的野菊,都可以站出来作证。

广袤的田野作为背景,在日升月沉的地平线上,一群坚守者永远定格。



1966年,韶山灌区进水闸两旁人声鼎沸,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欢庆渠道通水。

(资料照片)

大道向前

我们这十年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禹溪村的金秋梨



吕天文

又是一个丰收季。山坡山湾里到处是压满枝头的金秋梨。秋日的阳光下,村民们洋溢着张张笑脸,把采摘的黄灿灿的金秋梨或摆于地摊,或送上货车,或正在交易,或挑着担儿去赶场零卖。

为了在中秋节里尝上新鲜的金秋梨,我和几个朋友约好日期,选择去远近闻名的金秋梨之村——张家界市永定区的禹溪村采摘金秋梨,地点约定在老支书吕东云的山场上。

我们开着自驾车,沿老张桑公路,经过约40分钟的路程,一个平坦的长岭便出现在眼前,两边青山逶迤,溪河流水潺潺。房屋、柏油路,金灿灿的稻谷与沉甸甸的金秋梨,在霞光的映照下,显得和谐美丽。

听说我们是来买金秋梨的,一下车就有好几个村民围拢来,拉扯着我们要去他们家的山上去摘,但得知我们早有约定,心中又不得不有些缱绻。

“我家的梨子又脆又甜,便宜点卖给你们。”我们刚走不远,一个约莫四十来岁的妇人一路小跑地向我们奔来,将手里捏着的两个又大又黄的金秋梨塞到我手里。

“我们定好了,到老支书吕东云家去摘,明年到你们家买好吗?”她一愣,“啊,去吕东云家摘。那行,你们去吧,没有他,我们村哪有什么金秋梨啊,连几根老稀稀的油桐树恐怕都没了。”

“那他是你们村的功臣啊。”她没有出声,却向我们伸出大拇指。

老支书为我们准备好了几个装金秋梨的蛇皮袋子。梨园是一处离他家有一里多路的山坡,面积有50亩左右,打扫得干干净净。金秋梨挂满树杈,稍不留神,就会与我们迎头而撞。老支书顺手扯下几个硕大饱满的金秋梨要我们尝,用水果刀剥开皮层,见它肉质细嫩,乳白脆甜,汁液四溢。大家不由连夸好吃好吃!在我们尝鲜的时候,老支书攀起手指不时地为我们娓娓道来金秋梨的经济账和它的好处来:正常情况下,不遇天干雨旱,一亩平均产金秋梨1000多斤,按市场价每斤3元计算,50亩地毛收入有十五六万。除去除草、打药、施肥和采摘人工工资,纯收入有五六万左右。金秋梨不仅好吃,它还清热化痰、生津润燥,用它做成罐头,别有一番风味。别看老支书两鬓白发,七十有余,一说起金秋梨,有神得很。

采摘间,老支书的手机不断响起铃声,都是订购金秋梨之类的事。他说,每到秋天,他的手机就成为移动热线。他种植的金秋梨满足不了求购者,于是他也成为了全村金秋梨的义务推销员。

栽植金秋梨在禹溪村已有超过十年历史。起初村民并不认可,大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小打小敲,零星种植,形不成规模,缺乏品牌效应。为打消顾虑,他带领村里一班人到安江农校进行考察,让大家懂得了“物以稀为贵”的道理。金秋梨相对于本地饱和的柑橘来说,有一定的市场前景,可以先行先试,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当年全村金秋梨的种植面积就达600多亩。

自那以后,全村迅速掀起栽种金秋梨的热潮。在村上像他这样面积大小的梨园有好几十户。村民杨八么,把所有家当赌在金秋梨上,全家四个劳力把近百亩责任山屯垦成坡改梯,栽上金秋梨,成为全村最大金秋梨种植大户,目前全村金秋梨种植面积达到两千多亩,一个金秋梨特色村呼之欲出。

金秋梨的发展,让村民们的幸福指数显著上升。有的翻修了房屋;有的买了私家车;有的还清了旧账……逐渐地,老支书将接力棒交给了后任。如今在当地,每当中秋节来临的时候,人们把尝“宝塔岗”月饼与尝禹溪村金秋梨列为必不可少的事情,也自然地追忆起那段创业的时光。

天色渐渐地黯淡下来,我们收获一天的喜悦,将盛得鼓满的金秋梨装于车上,这时有同事随口哼出小调来:“中秋节日哪里去,禹溪村摘金秋梨。秋梨长得滚滚圆,嚼在嘴里沙又甜。”

禹溪村啊,明年金秋梨成熟的季节,我们依然会踏上你的土地。